

大模型时代的青年发展

■ 肖 峰 来 宁

(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大模型发展深刻变革着人类社会,尤其对青年的发展产生了多重影响,包括造就学习型青年、催生创业型青年、锻造抗风险型青年等,同时也可能会给青年发展带来无节制生成内容的误导、过度的大模型依赖、未来“双重”失业压力更为突出、潜在的自我怀疑等负面影响。面对大模型时代所引发的根本性变革,需要充分利用大模型时代对青年发展的正向塑造作用,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要更加注重培养青年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提高青年的大模型素养,促进青年在大模型时代更好地发展自己。

【关键词】大模型 青年发展 人工智能 青年就业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4.005

2022年底,随着Open AI的ChatGPT横空出世,各种人工智能大模型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标志着人类正在进入以大模型为标志的智能时代,简称“大模型时代”。大模型也被称为基础模型,是一种预训练语言模型,它使用大规模预料进行训练,能够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产物,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泛辐射和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模型也正在成为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景。大模型的发展与青年发展相互建构,这不仅体现在青年是大模型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主体因素和最有力的人才支撑,也体现在他们还是大模型产品和技术的主要使用者,大模型由此为青年的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和机遇。青年与新技术的亲 and 性使他们更善于依托大模型获得诸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优势,享受大模型带来的时代性“红利”;同时他们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适应难题和发展挑战。明晰大模型时代对青年发展的重塑力量,使青年快速适应大模型时代,是当前青年发展的时代性课题。

收稿日期:2024-05-18

作者简介:肖 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哲学和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来 宁,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海洋大学学生处学生思政中心负责人,主要研究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一、大模型造就学习型青年

大模型在青年中的应用和影响,最直接和广泛地体现在青年的学习或受教育方面。青年适应力强和接受新事物快的特点,使他们能快速掌握新技术,并利用大模型技术的特点,来重塑和优化自己的学习方式。

(一)促进泛在化^①学习

青年的社会适应性强使其在大模型时代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大模型使人类进入了人机合作的新时代,而青年在这种人机合作中极具优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大模型所具有的打破时空限制的特性,在多元空间中获得更多学习或接受教育的机会。青年时期是人生求知欲最强的时期,而传统的教育和学习方式对于满足青年的求知欲具有一定限制,因为传统的学习多发生于学校的教室内教师向学生的“教诲”和“传授”的过程中,学习的效果受限于师资的数量和水平,使得部分青年的学习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大模型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得学习可以发生于任何场合,知识饥渴的青年只要与安装有大模型的终端设备相伴,就可以随时随地向其求教、获取知识,而大模型由于在预训练时富集了大量知识,几乎可以成为一个“无所不知”“有求必应”且“百问不烦”的“知识导师”,这就使以往受限的学习活动变得极为便捷。由于大模型为青年提供了一个随时可及的学习平台,青年的学习因此可以成为一种泛在的现象,青年也更容易成为“学习型青年”。

(二)实现个性化学习

从孔子的“因材施教”到杜威的“以学习者为中心”,再到当下以“学生为中心”都是个性化学习理念的体现。“关于个性化学习的概念阐释,国内外研究者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思考和探索,主要是基于学习者的生物学因素和个性学习特征,从学习环境、学习方法、学习内容、成效评价等维度进行内涵分析。”^[1]教育行业与大模型有着天然的契合度,近年来,大模型在教育行业突飞猛进,成为教育行业新的变量,如网易有道的“子曰”大模型、科大讯飞的“讯飞星火”大模型等相继推出,还有猿辅导的“看云”大模型,这些教育大模型成为学生个性化学习的助力或工具,并且把重点放在了个性化分析和引导式学习场景上。青年学生通过与大模型的交互,获得自己需要的知识,解决自己面临的独特难题,而非传统教育中老师在课堂上给全班讲授一样的内容,以“批量化生产”的模式进行缺乏针对性的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大模型扮演的不是提供正确答案的“工具人”角色,更多的是陪伴式的学习,这为实现“因材施教”提供了新手段。比如,近期推出的GPT-4o,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汗(Sal Khan)就利用GPT-4o来启发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在OpenAI官方公布的视频中,萨尔·汗和他的儿子体验了GPT-4o解答数学题的能力。此外,启发式教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促进他们的合作与沟通技巧,以及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自信心。像GPT-4o这

^① 泛在化原意指无线网络覆盖的范围广泛,使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物都能顺畅地通信,后被引申为某种现象的“无所不在”。

样的多模态大模型的出现,可以改变传统教育的千篇一律,通过即时互动、循序渐进的启发和丰富的鼓励,通过聊天式的方式进行学习,为不同的学生确立不同的学习方略,从而使精准施教成为可能。例如,大模型能够根据学习者的线上表现,为他们提供更适配的学习资源和课程,精准供给内容,实现双向适应性反馈,这意味着智能教学已经步入实时互动的新时代,AI与真人教师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拉近。可以推断,未来将会开发出更先进的教育大模型,它能够更有效地针对不同青年的特点和潜能去实施个性化教育,而青年也将更加热衷于这种合乎自身个性的人机合作的教育与学习,由此从内生需求上成为“学习型青年”。

(三)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大模型本质上是“为人的”,它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狂欢,也让终身学习成了一种必需。这与青年不断学习新技能、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的好奇心的特征不谋而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几年大模型的浪潮和趋势,对青年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具有深远意义。

大模型时代正在重新界定青年。当今,我们正处在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终身学习是一个时代性的要求,是青年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在传统社会中,人只需了解自己知识领域的“一亩三分地”就可以终身受用,这在知识爆炸的当下已经过时,知识社会的个体亟需提升包括对知识的全局把控力在内的多元能力。大模型具有强大的跨领域知识整合能力,借助它青年可以获得其他领域的知识,帮助他们缩小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鸿沟”,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使青年快速获取最有价值的知识或信息,帮助青年成长为多学科交叉人才。在智能时代的知识社会中,人类知识日新月异地变化,对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尤其是青年来说,“想要不被淘汰只有一条路:一辈子不断学习,不断打造全新的自己”^[2]。而大模型在不断的训练和微调中,也在不断更新其中的知识库,青年只要保持与大模型的“亲密接触”,就可以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最新知识,由此大模型成为使青年具有终身学习强大动力和支撑的最佳“伙伴”,“学习型青年”由此发展为“学习型人生”。

总之,大模型可以有力地促进青年成为学习型青年,通过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体验和丰富的学习资源,为青年提升学习效率、培养自主学习和探索精神提供了技术支持,使青年在知识社会中成为最具表征性的符号。

二、大模型催生创业型青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3]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代表,除了具有原有技术的代具性和赋能性,还具有极强的涌现能力、可编辑性和内容生成能力。大模型的发展打破了传统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对赋能千行百业显示出空前的应用潜力。青年作为当今就业和创业市场的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活力。大模型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在开辟新的应用场景中所展现的无限可能性,这就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遇。

(一)就业机会:自动化替代和新型就业形态涌现

如同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一样,AI大模型的普及和应用会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带

来巨大影响和冲击,与此同时,青年具有大模型时代的主要见证者与就业生力军的双重身份,必然在就业上迎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

一方面,大模型对青年的就业具有“大模型换人”的替代性影响。大模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部分青年的成长和进步可能无法与其保持同样的速度。如果青年不能适应社会快速变道的节奏,完成知识和能力结构的转型,就大概率会被大模型所替代。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形正在发生,2023年9月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的最新白皮书《未来工作:大语言模型和工作》中指出:被人工智能替代可能性最大的工作是那些日常工作和重复性语言工作,比如收银员、文员、客服等。与此同时,大模型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侵占”更为高端职业的“领地”,像教师、医生、律师、主持人等,这无疑给青年就业者带来新的焦虑和不安。“但是过往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技术进步最初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但这是经济增长暂时且必要的过程,随着技术加速增长产生的‘乘数效应’,最终人工智能会改变和创造许多新的行业、职业和岗位。”^[4]科技日益迭代的大模型时代无疑为青年提供了新的就业平台,青年就业呈现出可选择职业更多、选择灵活性更强、选择个性化特征更加明显等特点。有研究发现,大量新兴职业存在人才缺口,2021—2025年,互联网营销师、企业合规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20种新职业人才缺口接近1.2亿^[5],新兴职业未来仍会为青年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新业态青年规模将持续扩大。从以往几次技术革命的发展来看,经济的发展繁荣与大量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伴随着颠覆性技术的涌现和应用而来的,大模型技术的进步为青年创造的就业机会将多于被替代的就业机会。根据《2023未来就业报告》测算,未来5年全球企业预计创造约69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增长最快的工作类型绝大多数由人工智能和数字化驱动,比如由短视频直播催生的“互联网营销师”“探店达人”“互联网招聘师”等职业。在此过程中,青年面临传统就业岗位被大模型蚕食的严峻形势,就不得不学习如何使用大模型,因为在大模型盛行的未来,青年的就业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会使用大模型。

另一方面,大模型促进新型就业形态涌现。马克思设想了人类未来的职业情形:“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6]。目前来看,这种设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青年成为斜杠青年,他们不只从事一份工作或一种职业。《2023未来就业报告》显示:“未来五年内职位增长最为迅猛的TOP10岗位中,与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分析和数据科学等大数据领域密切相关的职位占据了主导地位。”^[7]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兴产业正在崛起,如AI伦理审查员、AI伦理顾问、AI数据标注师、架构设计师、模型训练和微调工程师、提示词工程师等与大模型密切关联的新型职业出现。与此同时,大模型赋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使新型的去中心化就业模式在未来可能会成为新的趋势,比如以个人或者小团队的方式承接项目。这种趋势更具自主性和选择性,与青年年轻化的就业心态吻合,能够促使青年走向新的就业形态,在新兴领域中完成职业转型和发展,有利于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创业影响:“包袱”与“恩赐”同在

技术的演进对人类价值创造活动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正如历史上蒸汽机、内燃机和当代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推动了相应的经济范式一样,当下大模型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

深刻改变产业结构,引领经济的变革。事实上,不少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大模型在创业中的重要意义,在青年被大模型所深度影响或重塑的背景下,青年利用大模型创业或在大模型时代进行创业是“包袱”与“恩赐”同在。

1. 在“文化堕距”中探索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在《社会变迁》一书中用“文化堕距”概念来解释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种社会系统变迁速度不同而衍生出来的各类社会问题^[8]。在大模型时代,“文化堕距”可以理解为:在大模型快速发展过程中,与之相对应和匹配的制度、法律、观念等未及时建立起来,这势必会给青年利用大模型创业或在大模型时代进行创业带来挑战。一方面,青年在大模型时代创业,由于短时间内尚未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的规范,而大模型在应用过程中又会涉及诸如用户隐私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青年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大模型技术应用的伦理问题,避免因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害。另一方面,青年在创业中,由于社会阅历、知识积累等方面存在不足,加之社会对青年的期待和关注更高,这些都会对青年创业提出更高的要求。青年在新兴领域创业,尤其需要关注大模型时代的法律法规的变化,以此来确保企业的合法合规性。大模型领域的创业需大量采集用户的信息和数据,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比如,在2023年6月,16人匿名起诉OpenAI及微软,认为他们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并泄露了个人隐私数据,索赔金额高达30亿美元。随后,又有两名作者提出,OpenAI未经允许使用了他们的小说训练ChatGPT,构成侵权,“明星”大模型由此变成数据“小偷”。总体来看,在大模型领域进行创业,如何使数据合法合规,已经是一个时代命题。数据安全和保护问题已经成为每一个青年创业者在大模型时代进行创业的“必答题”。

2. 创业技术门槛降低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其受众范围已经从专业的软件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一定程度上更利于青年利用其中蕴含的人力资本和信息资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中提到:“在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科技应用服务业等以创新创意为关键竞争力的行业中,青年占比均超过50%,一大批由青年领衔的‘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喷涌而出。”^[9]比如,曾经的华为“天才少年”李博杰,放弃华为百万年薪,2023年7月成为Logenic AI联合创始人,年仅22岁;还有像张一鸣在创立字节跳动的时候年仅31岁,等等。纵观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绝大部分的独角兽企业都是创始人在30岁左右创立的,如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在20岁时就开发了Facemash的程序(也就是Facebook);还有被媒体称为“ChatGPT之父”的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在2015年创办OpenAI时年仅30岁;同样,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前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韦尔(Ilya Sutskever)在参与创办OpenAI时年仅29岁。可以说,大模型时代是青年创业的新时代,是凸显青年创造力的时代。

大模型本身具有的工具属性可以成为青年创业者很好的“合作伙伴”,大模型打破了技术壁垒,不仅可以帮助青年创业者完成简单的机械重复性工作,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创业者的思维空间,帮助创业者做优化选择。大模型的自动化、系统化、实时化特点,帮助创业者充分释放创业资源的效用,促进传统的由人来驱动创业模式变成由人与大模型共

同驱动的创业模式。“与传统创业、数字创业过程相比,大模型创业过程更具速度、质量、成本与扩散优势。”^[10]大模型催生了大批新的创业机会,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预测:今天进入小学学习的学生长大后将从从事的工作,有65%目前尚未存在。结合大模型具有的对不同领域知识的共享和整合来看,大模型的应用和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由此带来青年创业门槛的降低和创业成本的缩减。

3. 创业政策日趋完善

大模型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模型相关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激励创业的政策不断出台,为青年创业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机会。国内大模型可以说正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落地发芽,比如教育、医疗、汽车等,大模型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和顶层设计,发布多项人工智能支持政策,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1]伴随人工智能领域中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加快大模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青年借助大模型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支持。尤其针对高校毕业生,他们参加创业培训,可以申请培训补贴,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一次性创业补贴,以及申请最高20万创业贷款担保等政策优惠。国家对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也有政策支持,如国务院于2017年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科技部等六部门于2022年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对规划进行落实。北京、深圳、杭州、成都、福建、安徽、上海、广东等地均发布了关于AI大模型的相关政策,这些地区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链,政策的与日健全、创业环境的不断完善,都为大模型潜能的快速释放提供了“土壤”,也使得作为大模型创新创业主力的青年,能够在在大模型时代不断开辟新业态。

三、大模型锻造抗风险型青年

大模型带来了人工智能领域的革命性变革,虽然目前来看,尚未实现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AGI),但是可以看出,随着一些深度学习模型的出现,通用性不断提高的人工智能开始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发挥作用,大模型蕴含着人工智能通用化的发展趋势,正在成为AI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和青年发展带来新风险,青年作为新风险的主要承担者,也可以得到新的锤炼和发展。

(一)大模型给青年带来新风险

大模型技术作为一种兼具开放性、颠覆性,但又远未成熟的技术,不免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风险挑战,尤其是成长于大模型时代的青年,必须关注这些风险和挑战,以便在发展中防范与化解。

新的“机器换人”的风险这一点已在前面的就业和创业机遇中加以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1. 人与机器全面异化的风险

大模型加速走进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启“人机协同”的时代,也带来了人被机器全

面异化的风险。大模型的决策机制有时会呈现出明显的偏见和歧视,这样的决策模式可能对青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误导性影响。由于一些算法基于不公平或有偏见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它们无意中可能会放大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例如,如果一个算法模型主要使用来自某一特定群体的数据,那么它在判断其他群体时就可能表现出不准确和偏见,这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青年的看法和态度。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技术决策还可能在长远的时间尺度上改变青年的认知模式和道德观念。例如,若一个算法模型长期向青年推送带有种族或性别偏见的信息内容,这就可能使得这些偏见在青年心中根深蒂固,甚至成为青年行动的潜在指导原则。实际上,当一个技术系统被广泛应用,而其中包含的偏见未能得到及时识别和纠正时,整个社会的公平性和正义性都会受到挑战。伦理和道德风险不仅仅是技术开发者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社会所需面对的问题,更是青年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在大模型带给我们便捷轻松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样重视其可能带来的伦理和道德问题,特别是在涉及年轻一代的成长时,更要倍加注意。

2. 伤害甚至终结人类文明的风险

“现代科技很少是一维的,它们不是目的与方法简单的一一对应。”^[12]大模型在各个领域的深化应用,尤其是未来通用化的发展趋势中,可能会受到多种外部风险的严峻挑战。“价值对齐”是大模型研发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向谁的价值对齐则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可能造成不法分子“钻空子”,开发具有攻击性的大模型,增加人工智能不可控的风险。大模型还可能被用于更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比如利用新型的“AI变脸换声”实施诈骗,这对于辨别力不高但独立意识又极强的青年来说,极易受此影响。除此之外,从更为长远的维度来看,人工智能的通用化甚至可能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的伤害,比如大模型用于战争就是如此,从而成为“致毁”性技术,而且致毁(终结)的对象是整个人类文明。深度学习“教父”辛顿(Geoffrey Hinton)在接受采访时称,人工智能在社会领域获得更多控制权,会有利于它们实现几乎一切目标,甚至毁灭人类^[13]。青年作为大模型时代的主要受益者,同时也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如在未来不能保证人工智能大模型与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一致,很可能会被新型的智能体所替代,那么人类自身作为自然的生命体文明延续就无从谈起。

3. 失去主体地位的风险

自1956年人工智能被首次提出后,经历近70年的发展,在算法、算力、数据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尤其是从目前得到较多运用的大模型迈向AGI(通用人工智能)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发展趋势。AGI与目前我们常说的只能执行特定任务的专用AI不同,大模型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能力提升,加上业界对多模态、Agent以及具身智能等方向的探索,使得通用人工智能“渐行渐近”,人工智能有望完成“感知—决策—行动”的闭环,也就是未来AI有望从模拟人的思维能力,演进到“操控身体”的具身模型。以机器人为例,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不仅具备人类的“肢体”功能,还具备人的理解能力,能够将复杂的指令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规划。但是大模型会产生某些与来源无关的荒谬或不真实的内容,必然导致对大模型给青年提供的“知识”的可靠性打个“问号”。大模型所进行的是类似人脑的储存、记忆以及计算,甚至部分创造性工作,对青年来说,它的冲击波正在显现,尤其是青年在使用过程中

对大模型的过度依赖,会造成其认知能力和创造力的削弱,造成大模型“反客为主”地辖制青年,使青年面临失去主体地位的风险。

(二)青年在抗风险中获得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14]青年在抵御大模型的风险中顺势而为,可以获得新的发展,从而在迎接风险的挑战中大有作为,成长为能够正确处理风险与发展关系的新型青年。

青年如果以理性的态度处理好风险与发展的关系,可以在大模型时代锤炼自身的意志品质。例如,在应对和克服“机器换人”的职场变化和技术迭代风险中,青年一代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这种持续的学习与自我提升过程,将锻炼出他们更强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在创业创新、开拓事业、与人合作中学会有效管理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锤炼勇于面对失败的意志品质。不难发现,那些在TMT(科技、媒体和电信)行业中经历了“屡败屡战”最后终于成功的创业者们有一个共同点:当该行业还处于蓬勃发展的初期,他们就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把握时代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在面对行业风险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情况,以迅速调整 and 应对风险带来的挑战,激发他们寻找新机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当前面对大模型可能带来的挑战,青年们只要不轻言放弃、努力克服困难,就可以在亲历不断增加的就业和创业的挑战中,练就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大模型时代所提供的新的学习和教育方式,可以提升青年的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加强他们跨界融合与灵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在人机协作的新模式下更好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价值,探索并强化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人类特质,如创造力、同理心和道德判断力,以此来更好地定义自己的角色,并学会如何利用技术增强个人能力,实现个人价值,而不是被技术所取代。这就是与大模型合作中要学会驾驭大模型,发挥人作为主体的独特价值,避免被智能机器简单替代。要杜绝被智能机器反向统治的情况发生,确保人类不被大模型异化,不在大模型能力增强的过程中发生主客体异位,不在大模型通向AGI的过程中发生人类文明的倾覆,青年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需要积极地参与制定相关的伦理标准和政策,确保技术的发展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这不仅是对他们伦理意识的考验,也是对他们社会责任感的提升,一个心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无疑更具有抗技术风险的自觉性。

青年对于确保技术发展惠及人类而非造成危害具有特殊的责任,在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过程中,青年必须关注技术对社会各群体的影响,努力促进技术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而这些正是避免大模型技术风险必不可少的社会手段,这些社会手段的掌握,也将大大提高青年抵御大模型风险的能力。一部分具有领导力的青年在使用社会手段来抵御风险的过程中,还可以不断锻炼自己的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战略眼光,为应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做好准备。

总之,青年在大模型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他们在与智能技术的互动中、

在积极参与和有所贡献中、在以大模型奠基的智能社会中将找到自己的定位,留下自己的印记,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大模型对于青年不仅是一场对专业技能的考验,更是一次对理念、勇气和责任感的深刻锤炼;经受住大模型技术的考验和锤炼,青年就可以成为更能抗风险的新一代,并在承接文明发展、走向高技术与高人文更加协调的未来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或者说,通过积极应对,不断学习与创新,青年完全有能力成为更加适应未来、更具竞争力的一代,他们不仅能有效抵御风险,还会将大模型作为自己成长和展现自身价值的大舞台、新场景,并将其作为更强大、更有效的工具来促进社会向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

四、大模型对青年发展的消极影响及化解之道

大模型时代表现出新特点、新趋势,也会使青年遭逢一定的困扰。大模型技术已然成为青年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正向塑造和负面影响都是明显的。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认为的,任何一项新兴科技的产生与运用在给人们带来机遇与便捷化的同时,亦会带来新的挑战^[15]。大模型对青年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有无节制生成内容的误导、过度的大模型依赖、“双重”的失业压力、潜在的自我怀疑等方面。

(一)可能的消极影响

1. 无节制生成内容的误导

大模型使人工智能从分辨式AI发展到生成式AI,内容的大量生成使得信息爆炸的局势更为严峻。一方面,未经筛选的低质量原始数据可能促使大模型生成大量无意义的内容,或是具有歧视性、诽谤性、不道德的有害信息。其中的部分信息会误导用户,带来信息茧房的消极影响,这一消极影响对于青年而言尤为明显。青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正处在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更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如果长期处在信息茧房中,青年所接触的世界将变得狭窄,认知框架也会趋于单一,对不同观点和多样性缺乏包容和理解。单一、封闭的认知环境还可能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因为青年的内心世界缺少变化和积极因素的激励。另一方面,在生成式大模型的加持下,未来信息可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传播,看似“客观中立”的信息被传播,却不易被发现,这不仅妨碍青年全面、深刻地了解世界,而且可能削弱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成为不实信息传播的“二传手”。

2. 过度的大模型依赖

大模型使人工智能在内容生成、模态融合、人机交互和知识创造等方面的功能更具威力。大模型可以帮助青年求知和写作,帮助他们快速将长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概括出来,还可以提供其他思考和求解问题上的许多帮助,但在接受这些帮助的过程中,青年也可能形成对大模型的过度依赖,从而用大模型来代替自己的劳动,形成“替读”“替写”甚至“替想”(依赖大模型提供的“现成答案”)的习惯,使自身的诸如阅读、写作和思考的能力不再有锻炼和提高的机会,甚至逐渐丧失主动探索知识、独立思考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通过“一键式”的便捷方式获得自己所需,对于知识学习的整体性理解和深层次思考不够,“取而代之的是碎

片化的、零散的、片面的思维方式,从而强化了部分青年对于智能机器的依赖。”^[16]这种依赖性不仅可能导致认知能力的钝化,还可能削弱个体的自我表达能力和原创思维,长此以往,可能形成一种“思维惰性”,即面对问题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让大模型解决,而非自己动手尝试,凡此种种,必然因用进废退而造成青年在能力上的退化。

3. 未来“双重”的失业压力或将更为突出

大模型时代的发展,虽然为青年的发展催生了就业和创业的机遇,但是,在未来就业中,青年如若不能紧跟大模型的发展,不断提升智能素养,将会在大模型时代遭遇“技术性”和“结构性”“双重失业”的压力。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季耶夫(W. Leontief)在谈到技术的影响时表示:“劳动力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多的工人将被机器所取代。”^[17]以往的实践经验表明,技术进步最初势必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大模型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冲击影响最大,导致劳动力从农业到工业,最后再向服务业流动,目前来看,第三产业服务业能够为青年提供的就业岗位也非常有限。根据2023年麦肯锡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经济潜力:下一波生产力浪潮》报告中指出:在2030年至2060年间(中点为2045年)50%的职业将逐步被AI取代^[18]。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因青年的知识、技能等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造成青年“结构性”失业的危机。另一方面,随着“机器换人”愈演愈烈,加速了大模型对青年劳动力取代的速度,造成一部分青年的低智能劳动素质与劳动力市场对高精尖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美国数字技术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指出:“18世纪末期的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人类劳动力和机器是互补的关系,但今天的人工智能机器能够发出比人类‘更优化’的指令,因此,人类和受软件驱动的机器可能正在变成替代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19]。伴随着大模型技术的日益迭代,就业市场对青年本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大模型在劳动中应用所节约青年劳动力的速度大于为青年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速度,由此给青年带来“技术性”失业的压力。

4. 潜在的自我怀疑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展现出的能力日益强大,从精确的数据分析到复杂的人文理解,甚至在某些领域达到或超越了普通人的水平。这种进步虽然极大促进了社会的智能化进程,但也给青年带来了新的挑战——自我价值和能力的认同危机,一部分青年由此可能陷入自我怀疑的境地。比如,基于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和学习,大模型能够快速生成新颖的文本内容和解决方案,对于青年创作者和科研人员来说,这种“机器创造”的高效性可能让他们对自己的创新能力产生怀疑,他们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创意不够独特,感到在大模型面前“相形见绌”,就像当年大机器刚出现时,在一旁工作的工人感觉自己变得十分渺小一样,由此陷入自我否定的循环中。在大模型能够承担越来越多认知负荷的背景下,青年可能会开始质疑人类在知识生产、问题解决等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这不仅关乎职业安全感的问题,更有可能产生对个人存在价值的重新考量。面对大模型的高效与精准,一些青年可能会担忧自己的专业技能在未来变得不再重要,从而对未来的职业路径和个人价值定位产生迷茫和自我怀疑。大模型在数据分析和预测方面的强大能力,使它在很多情况下能提供更为客观和精准的决策依据。青年在决策过程中频繁依赖大模型后,可能会对自己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产生不信任。

长此以往,这可能导致他们在面对需要主观判断和情感理解的复杂情境时,缺乏自信,进一步加剧自我怀疑的情绪。凡此种种,一部分青年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沦为大模型的“附庸”,将一切托付给智能机器,自己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机器崇拜者”,丧失以往的意气风发和自信心。

(二)可能的化解之道

毋庸置疑,大模型时代青年发展所面临的新困境,正在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大模型时代,青年要实现发展,就要变被动为主动,基于此,要对青年进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有意识提高青年的大模型素养,在利用大模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真正使大模型为青年的全面发展服务。

要注重对青年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早在2002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就提出了21世纪人才培养的18种要素,有4项核心能力是青年必备的,其中就包括批判性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目前,大模型还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只有人知道自己的知识边界,因此面对具有强大内容生成能力的大模型可能带来的偏见或者错误,青年要学会评估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具有对大模型的输出内容是否正确的判断能力和额外手段,避免陷入对大模型的无条件信赖,从而受其绝对支配。

要不断提高青年的大模型素养。这里所指的大模型素养应该包括青年的大模型意识、大模型技能和大模型责任等内容。青年具有快速掌握与熟悉大模型的能力,也较其他群体能更快更多地体验到大模型的益处和威力,面对大模型日益增强的功能,青年更需要用正确的科技观来看待和对待,始终将其置于工具的地位,而不是全能的代理甚至反客为主,并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学校和家庭应鼓励青年在使用大模型的同时,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通过项目式学习、批判性思维训练等方法,强化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增强心理健康教育,帮助青年建立健康的自我评价体系,认识到每个人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与机器的竞争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人性的光辉与独特性上,由此引导青年在智能时代中自信成长。

这也意味着,青年要积极探索与大模型结成合理且和谐人机关系的新路径,借助智能机器的赋能赋智时也不丧失和削弱自己的开拓和创新能力,主动提高自身对大模型的驾驭能力。青年在使用大模型时还应该自觉设定界限,主动寻求挑战,将大模型的输出作为参考和灵感来源,而不是直接采纳为最终答案,在此基础上做出比大模型更有创造性的成果,以此发扬和光大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2023年5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ChatGPT启示会”上,清华大学金兼斌教授提到,电视时代人们需要抵抗“沙发土豆”(couch potato)的懒散状态;手机时代人们需要抵抗成为低头族;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应该主动追求美、创造美,保持人的独立性与尊严,拒绝成为智能技术的寄生虫。因此,在大模型时代,对青年来说要将如何实现人机共“舞”、在时代发展中找到自身价值的问题进行不断深入思考。而且,在具有相关知识和能力的情况下,青年还可以积极主动地加入大模型社会治理的行列,为实现大模型与人类价值对齐、建构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总之,作为时代发展的生力军,青年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不断提高自己能懂、善用和反思大模型的能力及素养,推进技术向善、智能向善,真正达到技术为人类谋福祉的目的。

大模型时代的来临已然为大势所趋,大模型对社会的广泛渗透正在成为青年发展的时代背景,只有在全面认识和顺应时代发展中,深度研判大模型对青年发展的积极作用,规避可能的消极影响,才能构建和维系青年与大模型和谐互促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 牟智佳:《“人工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理论重思与开解》,载《远程教育杂志》,2017年第3期。
- [2]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94页。
- [3] 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载《求是》,2021年第6期。
- [4] 窦畅宇 肖 峰:《对立抑或超越:人工智能引发的青年就业效应及其前景》,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0期。
- [5] 全球化智库 CCG:《CCG〈新就业形态下中国新职业青年发展报告〉发布》,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1176104556824990&wfr=spider&for=pc>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 [7] 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3, <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the-future-of-jobs-report-2023/>
- [8]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王晓毅 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0页。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 [10] 刘志阳 张宇擎:《大模型创业:范式演进与理论建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 [11] 李 强:《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8页。
- [12] 希拉·贾萨诺夫:《发明的伦理:技术与人类未来》,尚智丛 田喜腾 田甲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 [13] T. Cowen. What does Geoffrey Hinton Believe about AGI Existential Risk?, <https://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23/06/what-does-geoffrey-hinton-believe-about-agi-existential-risk.html>
- [14]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09页。
- [15]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 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67页。
- [16] 刁生富 吴选红:《重塑与适应:智能社会青年发展的素养向度》,载《青年探索》,2023年第1期。
- [17] W. Leontief. Machines and Man, Scientific American, 1952, (3).
- [18] Michael Hazan, Roger Roberts, Alex Singla, et al. The Economic Potential of Generative AI: The Next Productivity Frontier,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mckinsey-digital/our-insights/the-economic-potential-of-generative-ai-the-next-productivity-frontier#introduction>
- [19]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XX页。

(责任编辑:张 丹)